

跨 越

□李俊明

一

我第N次跨越一座浮桥,就第N次跨越黄河,就第N次跨越了两个省的边界,就第N次跨越了逼仄和辽阔。

一个人,从黄河的东岸,来到黄河的西岸,密集的楼房,蝗虫一般的汽车,都被甩在了身后。静下心来,让目光静静逡巡,视野豁然开朗。天地之间,顿时被苍茫辽阔主宰。

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。西南天地衔接的边缘,黄河浩浩汤汤,奔腾而来;东北天地衔接的边缘,黄河浩浩汤汤,奔腾而去。曲曲折折的黄河,远看,河面平缓如毡,水流温柔缱绻;近看,主河道却激流汹涌,狼奔豕突。河面上空,竟然见到一群稀客——那是十多只白色的鸥鹭在凌空游弋,给空旷而略显寂寥的河滩上空书写了灵动。

逶迤长堤,树木繁茂,郁郁葱葱;品种繁多,各有风韵。鸬鹚和山雀,在堤坡下的绿树间悠然飞翔,还有成群的绵羊和山羊,在草丛里悠然自得。宽阔的河滩里,临近河流的滩涂,有的裸露着灰黄色的沙壤,有的长满了鲜嫩碧绿的野蒿杂草,融合成二重奏。远滩,刚收割完麦子的田野,微微熏染着玉米芽尖和大豆等秋庄稼的新绿;三三两两的农民,在辛勤劳作。

这美好的乡野田园风光,一一汇聚到我的目光里,归拢于我的怀抱里。毫不费力,我一下子就成了一个最富有的人,一下子就拥有了这美丽而壮阔的自然风光。

二

我想起了梭罗和他的《瓦尔登湖》。

他一个人,在两年多的时间里,隐居在静谧而澄明的瓦尔登湖畔。他并不想如同庸俗而贪婪的农场主那样,在经济上独自占有这可以牟利的空间,而是作为一个临时居住者,一个生活上力求最简洁的自然人,一个美学意义上力求最直接的审美者,无私而便捷地充分享受瓦尔登湖,享受瓦尔登湖周围的山川、森林,享受那里纯净而丰饶的原生态风光。

此刻,我仿佛就成了梭罗,可以毫无任何搅扰,恣情随意地享受这壮丽苍茫的自然风光。

三

我想起了曾在我的家乡做过漆园吏的庄子。在他的《逍遥游》里,那只有一双巨翼的鲲鹏,击水三千,抟扶摇直上九万里,从桑梓之地,直达南溟。那是何等的自由潇洒?它凌空御风,风驰电掣,疾速地掠过江河湖海,掠过高山大川,投下巨大的阴云一般的身影,那些猥琐地匍匐在乱树杂草丛中的蜩鸠斥鴳们,仰之弥高,只能自惭形秽,或者望而生嫉。那是何等的气势如虹?

我虽然不能化身为鲲鹏,但在这苍茫辽阔的空间里,我可以化身一只苍鹰,翱翔在黄河的上空。

夏季清晨的天空,少有的清明湛蓝,白云如絮,或丝丝缕缕,或团团片片,演绎着各种动物的形状。有了白云,湛蓝的天幕似乎更加澄澈。在这样清明澄澈的天空里,我的心也便纯净而剔透,翅膀也便轻盈而舒展。逶迤绵延的黄河,碧绿森郁的两岸长堤,宽阔平坦的黄河滩,在我的视野里,是一幅壮阔的风光图画。在这壮阔的图画上面,我就是个抛却一切世俗羁绊的自由精灵。

四

因为水量不大,除了岸边一些固定位置的采砂船,河里很少有船。正感觉有些遗憾,却发现离自己不远处,有两三个人,从一辆农用三轮上卸下一艘小小的皮划艇,放到河面上。然后,上去两个人,一个坐在后面划桨,一个坐在前面,手拿一根长杆网兜。划桨的人双手划动,皮划艇便游荡起来。皮划艇顺着河岸边,缓缓漂行。远远看去,划桨的人似乎十分轻松;而坐在艇首的那个手拿网兜的人,不时地将网兜斜插到河水里,明显,是在捞鱼,因为距离远,我也无法看清是否捞到了鱼儿。

皮划艇越漂越远,我的目光也随着它越瞅越远。瞅着瞅着,心里便对皮划艇上的那两个人十分羡慕,他们能在滚滚黄河里这么轻松自如地掌控小皮划艇,该需要多么熟练的技巧和超人的胆量啊?

我想,大概,对这两个人而言,捞到鱼儿的多少,并不是十分在意,他们在意的,只是在黄河里自由漂荡的这份轻松自如。

我突然觉得,这幅情景,是另一幅悠远空灵的水墨画,是另一首幽然淡静的诗!

五

“哐哐哐……”一列火车从

劳动的结晶啊。有了它们,号称“人间悬河”的黄河,从1949年到现在,将近八十年,平安无事,造福两岸人民,而不像过去一样,经常决堤改道,洪涝泛滥,造成无数家庭人亡物毁的恶果,给黄河两岸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。

于是,在我的眼里,黄河铁路大桥、它旁边的浮桥、黄河大堤,这些人类科技和劳动的结晶,也成为一道道壮观的风景。

六

当然,在梭罗的眼睛里,这两座桥一定会像经过瓦尔登湖和瓦尔登森林的铁路和火车一样,是嘈杂喧闹的,是令人生厌的。而我,只是一个凡夫俗子,虽然也很讨厌现代世俗社会的虚伪和造作,讨厌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污染,讨厌蝗虫一般的汽车,讨厌令人窒息的雾霾,但绝没有他那样的超凡脱俗的哲学家的精英头脑,没有像他那样对现代文明科技的深恶痛绝。

我也做不到像他那样,一个人,两年多的时间里,远离城市,远离世俗,靠自食其力,临湖而居,做一个真正的现代“隐士”,任何时候,都可以无所阻碍地享受真正的原生态的瓦尔登湖风光。我能经常走近黄河,经常跨越逼仄和辽阔,不时地享受一会儿黄河两岸的壮丽风景,享受一会儿宁静和自由,就感到十分惬意了。

2022 散文大赛 来稿选登

主办: 山东省散文学会 牡丹晚报

心香一瓣

inxiangyiban

刚入冬,朋友圈里雪花就开始洋洋洒洒地漫天飞舞。在湛蓝的天空、林立的建筑背景映衬下的雪景显得格外美丽。尽管这些镜头下的雪花那样晶莹剔透,但和我童年记忆中的雪花相比感觉还是逊色了不少。在故乡,在童年,记忆中那一片片飘舞的雪花充满了灵性和温暖。

故乡在太行堤下,记忆中童年的冬天是和洁白的雪花连在一起的。在那个以人力和畜力为主的年代,乡下的冬日是静谧的,没有车辆的喧嚣,没有厂房机器轰鸣,即便乡间的小道上偶有三两个行人,步履也是那样悄然匆匆。大雪来临前,灰蒙蒙的天空如同罩上了什么东西,格外阴沉昏暗,往往持续多天,似乎在提醒着人们要储备好过冬的柴火和食物。当人们一切准备完毕之后,一场大雪开始拉开序幕,隆重登场。

在茫茫苍穹蕴积多天的雪花开始漫天飘落。先是稀稀落落,一片两片三四片,朔风渐起,开始越下越大。雪,孩子们期盼已久,下雪的时候,我格外兴奋,和一些年龄相仿的孩子一起在田野奔跑,挥动着红通通的小手,捧着空中飘落的雪花,晶

故乡的雪

□闫德国

莹的雪花在手心里融化,喜悦流淌于心。童年故乡的雪感觉不像现在冰冷,有着几分温暖几分灵气。我任凭雪花吹进衣领里,毫不畏惧地在空旷的田野里疯跑着,就连家里的那条黑狗也摇着尾巴跟着凑热闹,在雪地欢快地撒着欢。

村上稀落的点缀着几户人家,不一会儿便被这漫天飞舞的雪花笼罩了起来,村落里早已落光叶子的大大小的树,也变得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一座座散落分布的泥坯小屋似乎要消逝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之中,房顶的洁白和坯墙的暗灰仿佛是一副勾勒的素描画,显得格外雅致。

刚落到大地上雪花似乎还有一点腼腆,温柔地吻着大地,像久别的游子们回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。随着落到大地上的雪花越来越多,慢慢地整个大地变成白茫茫的一片。不远处的太行大堤,似乎也要湮没在这飞舞的大片雪花的之中,太行大堤被这茫茫的大雪裹挟着,像只巨龙横亘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,蜿蜒展伸到远方。风越来越大,雪也越飘越疾。田野里,大堤上,村落里,那些高高低低早已落尽

树叶的树木,在风雪之中吱吱嘎嘎响个不停,枯枝上那些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小麻雀也飞得不见了踪影。

不知道在大雪之中疯跑了多久,愈来愈猛的雪完全掩饰了大地本来的颜色,有几寸厚的样子。我们的小棉靴都被融化的雪水浸湿透了,这才感觉到小脚冻得发红冰凉。料想回家去不免会挨上一顿竹笋炒肉,狡猾的我们躲进生产队的牛棚。说是牛棚,其实只是一拉溜泥坯房,里面喂着几头耕牛,还住着一个叫老张的老人。老张五十多岁的样子,很慈祥,脾气也好,从没见过他发过火。他不是本村人,从外地迁来,没儿没女。大人们都叫他老张,孩子也跟着这样叫,他也不生气。牛棚里早已生起一堆火,那是老张早先捡拾好一些枯枝树根。火着得很旺,见我们进去,老张慈爱地摸着我们跑得冒汗的头,帮我们把棉靴脱下来,放在火堆附近烘烤,一会儿湿漉漉的靴子开始散发潮气。

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,喜欢故乡,更喜欢故乡那洁白晶莹的雪花儿,还有那位有着雪一样无瑕爱心的老人。

首届“花冠·鲁雅香杯”  
哲理诗征稿启事

中国是诗的国度,启人心智的哲理诗更是数不胜数。如王安石的《登飞来峰》:“飞来山上千寻塔,闻说鸡鸣见日升;不畏浮云遮望眼,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苏东坡的《题西林壁》: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;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这些饱含生活与人生哲理的优秀诗作,意味深长,成为诗坛上熠熠生辉的明珠。

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,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,提高文化自信力,经研究,牡丹晚报、中天意境文化研究交流中心联合举办“花冠·鲁雅香杯”哲理诗征稿评比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征稿内容:  
1、近年来在牡丹晚报发表的哲理诗(已发表的请注明见报日期);  
2、新近创作的哲理诗。

二、征稿时间:  
即日起至2023年1月15日。

三、征稿要求:  
1、应征稿件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弘扬真善美,抨击假恶丑;2、符合哲理诗的特征;3、稿件无论发表与否,均应是本人创作,严禁抄袭。

四、其他事项:  
1、征稿结束后,将对应征稿件进行评比,设立相应奖项,并给予奖励。  
2、作者投稿一般不超过三首(或30行以内),并注明作者姓名、工作单位、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(或微信号),并附百字左右个人简介。

五、本次活动设立评选委员会,成员由资深作家、诗人和有关人士组成。

未尽事宜,由评委会商定。

投稿邮箱:  
mdwbmdy@sina.com  
联系电话:5969581  
牡丹晚报 中天意境文化  
研究交流中心  
2022年12月1日